



迷宫

上海故事杂志社出版

目 录

时装女杰 (美国长篇传奇故事)

[英] 朱迪思·古尔德著

.....林 铮编译 (1)

女强人海伦惊险曲折的创业道路上，交织着一连串的复仇、恋爱、婚变；又夹杂着资本家之间的尔虞我诈，生死搏斗。海伦在严惩仇人时，几度陷入绝境，又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全文悬念迭起，妙趣横生。

失踪的继承人 (日本长篇推理故事)

[日] 山村美纱著

.....邵 建编译 (65)

出身京都望族的女大学生田中美子被绑架已有一周，家人付出了赎金五千万日元，依旧不见放回，绑架犯随之销声匿迹。正当田中全家和警方焦急万分，准备采取公开搜捕这一最后手段之际，聪敏机智的美国小姐凯撒林正巧来京都访问。她得知情况后，甘冒风险，不惜巨金，和田中美子的老师浜口一起出谋献策，以悬赏二百万美元寻找继承人的办法，诱出罪犯，使其交回了人质。但罪犯本人却被人杀害，案件并未了结。谁是幕后操纵的真正罪犯？

《失踪的继承人》曾获得第三次日本文艺大奖。

○号卖花女（中篇惊险故事）

..... 德 咏（199）

故事发生在四十年代的姑苏城。情节波澜迭起：时而战鼓雷鸣，刀光剑影，剑拔弩张；时而风平浪静，踏月吹箫，柔情缠绵。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场面。姑苏女面对顽敌强忍悲伤，机智灵活，揭穿了敌特美女蛇的狡诈狠毒，剥开了她的层层画皮。

迷 宫（长篇侦破故事）

..... 方洪友（247）

国民党少校赵凯夫在三十年前逃离大陆时，将一批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埋藏在迷宫里。赵凯夫沦落异乡，始终耿耿于怀，未能忘记。随着祖国开放，赵凯夫派女儿前去探望。不料惊动了另一神秘人物，跟踪而至，香港的黑社会也插手其间。几方人物，粉墨登场，殊死搏斗，各显神通。情节惊险，错综复杂……

仲夏夜九梦（中篇纪实故事）

..... 鸥 翔（333）

故事凝合着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把你引进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这是一组“出国热”的群体：有腰缠万贯的个体户；有风姿绰约做着贵夫人美梦的靓女；也有历经坎坷，在科学上拚搏的知识分子；还有追求性解放想入非非的阔少、歌女……

他们甘愿奉献自己的金钱、知识以至色相，围着骗子的魔棒转，终于黄粱梦醒，惆怅万分……

把握时代脉搏，传达人民心声

.....熊兴辉（377）

时 装 女 杰

(英)朱迪思·古尔德著 林 铮编译

一、董事会交锋

海伦跨出罗尔斯·罗伊斯豪华型轿车，走上海伦国际公司的台阶。她年已三十八岁，但看上去年轻得多，如时装模特儿般光采照人，身材窈窕，姿态优雅，尤以一对秀眸最富魅力，象是镶嵌在白玉上的两颗紫罗兰色宝石。她来到大厦入口处，玻璃门自动开启。电梯把她送到董事长专用的十九楼。她刚进办公室，秘书便递上一张报纸。海伦凝目细看，那横跨三栏的大标题犹如当头棒喝：“海伦出版公司将发生剧变。”再往下看时：“据悉海伦出版公司将发生争夺控制权的斗争。两年前海伦小姐曾以其个人拥有该公司大量股票作为担保品取得曼哈顿银行巨额借款，该项借款即将到期，银行副总经理戈尔正负责催讨这笔借款。而海伦小姐单独集资发行的杂志《您！》销路惨淡，损失达一千万美元。倘若海伦小姐无力履行借约规定，则作为担保品的大量该公司股票将成为曼哈顿银行之财产。海伦小姐就将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

哗啦一声海伦将报纸扔在一旁，她的对手们手段可真毒辣，竟然蓄意夺取她手创的企业。不，她是作好准备的。他们的阴谋绝不会得逞。

秘书这时又报告董事们已聚齐在会议室。海伦整理一下文件，便向会议室走去，董事们已在长桌旁围坐等候。她到

门口时听见里面一片窃窃私语，她一进门顿时鸦雀无声。她微笑着打量一下对手们。

他们都坐在老位置上。艾得费尔德戴副墨镜，隔壁是于贝尔伯爵，对面坐着德依特利。秘书和海伦的哥哥埃德蒙——公司的法律事务部主任，坐在房间一角。

“早安。”她以清脆的嗓音宣告说：“董事会会议现在开始，我知道时间对在座每一位都很宝贵，所以我着重提议，大家紧扣原定议程发言。不过，”她瞥了于贝尔一眼，“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了解你们对我管理公司的工作所提出的批评。那些针对我人格的意见，我无能为力，但是等我一有空，就会审议那些直接涉及本公司出版方针的意见。现在讨论议程的第一项，你们每人面前有一本本年度计划书，请大家打开来，我们一项一项的来讨论。”说完她坐下，把计划书翻到第一页。

几个董事看着文件，但一个人也不去碰它。

“别太性急，亲爱的。”于贝尔急急打断她的话说：“我建议将今天议程上的全部事项暂停讨论，并将董事会延期至下星期一上午举行。那样一来，我们大家都可以更明智地考虑本公司的前途。归根到底，今天所讨论的问题可能全部是浪费时间。正如你从报纸上看到的，下星期一我们有可能推选一位新董事长，那时公司的全部方针都要另行考虑。”

他的策略很明显，贷款星期五到期，办清手续要等到下星期一银行开门。如果他们已经说服银行把股票卖给他们，那么办一下手续只需花几分钟，然后他们可以赶到会议室，用这份股票进行摊牌，她就成了个软弱无力的少数派，公司大权就会落入他们手中。

她不明白在董事中间，谁真正打算买这些股票。艾德费

尔德和于贝尔都很富有，任何一个都拿得出这笔钱，其他董事就没有这样的实力。

海伦突然站起身来。“好吧，”她说，“会议延期到下星期一上午十点钟进行。”她大步走出会议室。她知道得单独限于贝尔和艾得费尔德举行会晤，德依特利和其他董事不过是些小人物，没有于贝尔和艾得费尔德，他们就只好散伙，对，她得对于贝尔和艾得费尔德施加压力。

尽管她讨厌那种做法，但是她还要最后一次使用一下，毕竟过去使用时是灵验的。

二、消灭罪证

艾得费尔德彬彬有礼地接过伯爵的帽子和外衣，挂在过道壁橱里，指引他走进起居室。他请客人坐下。“请坐，亲爱的伯爵，我们的那位朋友马上就要到了，此刻你想喝点什么吗？”

“如果你有的话，来点阿马拿酒。”

“我有。”艾得费尔德给他倒好酒。“你把那些信封带来了吗？”他问于贝尔。

于贝尔点点头，拉开皮包，取出一只大信封放在桌上。“这些是不到一小时前从巴黎送到的。我雇了一个开保险箱老手，他只偷了我要的东西，然后他关好保险箱，不留丝毫痕迹。”

艾得费尔德满意地微笑着说：“我赞赏你工作干得漂亮，现在她抓不住我们的把柄了。你是否打听出昨天她的飞机半路上停在什么地方了吗？”

“打听到了。”伯爵喝了一大口酒说：“飞机停在英国的

一个私人简易机场。我们迷人的海伦交游的是非常高级的人士，那机场属于奈杰尔。”

艾得费尔德吃惊地问：“她还跟他来往吗？”

“我认为如此。”

艾得费尔德沉思片刻：“这消息可不太美妙。奈杰尔是英国最大豪富之一，如果他为她提供一千一百万美元怎么办？我们就失败了。”

“我认为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于贝尔自信地说，“否则她早就该作出安排了，你对海伦的了解不如我。她不会临阵磨刀，总是有备无患。此外，她的道德观念不允许她接受施舍，即使以贷款的形式也不行。不，我的朋友，现在她正象热锅上的蚂蚁，她没法凑齐这笔钱的。”

正在此时电话铃响了，艾得费尔德拿起话筒，“喂，让她马上上来。”他放回话筒。

几分钟之后，海伦到了。她穿一件橙黄色上衣，外面罩件大衣，头发拢成一个严肃的发髻，唯一的首饰是胸襟前的一支大金别针。刚才她和埃德蒙共进午餐，埃德蒙告诉她去银行的经过。他劝海伦公开出售股票，那样她就能筹集巨资，偿还借款绰绰有余，银行方面也愿意考虑展期偿还贷款一事。但海伦拒绝了埃德蒙的劝告，她还透露另外有个人曾表示愿提供这笔巨款，她也未予接受。她告诉埃德蒙她要亲自找艾得费尔德和于贝尔个别解决。

此刻她生硬地说了声：“你们好。”艾得费尔德招呼她进屋。“伯爵已经到了。你要宽宽大衣吗？”

她摇摇头说：“不！我想我不会呆那么长久。”

海伦进屋后，于贝尔并不站起来，他恶意地笑道：

“啊，董事长屈驾来跟一般的股东交际了，快快请坐，”他拍拍旁边的一张椅子。

“不，谢谢。”她冷冷地说。“我喜欢站着。”

“随你的便。那么，你要见我们有什么事呢？”

海伦慎重地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提醒你们，如果你们停止跟我对抗，那就比较令人愉快一些。你们可能回忆得起，我们以前有一次曾作过这样的谈话。”

于贝尔站起身来，他走到壁炉边，点燃了木块，然后回转身问：“我猜想你指的是掌握着我们的把柄吧？”

“不错。”海伦说。

于贝尔微笑着：“亲爱的，听我的话，回家去把这一切都统统忘了吧，你瞧，我们不再吓得发抖了。”

“我看你们应当更严肃一些对待这个问题。”海伦警告说：“我可以毁了你们二个人。”她回头盯着艾得费尔德：“我可以让你以战争罪行被控告，你会被绞死。”然后她看着于贝尔，“你也会被绞死，因为犯谋杀罪！”

于贝尔笑出声来，“真是荒谬绝伦！谁会相信你呢？你得拿出证据来让你的诽谤性的控诉站住脚。”

海伦眯起了眼睛，“别再玩把戏了，于贝尔！你很清楚我是有证据的，证据保存在一位律师的保险箱里。”

于贝尔又哈哈大笑。他走到桌边，撕开那只大信封，从中抽出一只白信封。“你认识这个吗？”他举起信封问。信封封口上她的签名赫然在目，海伦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你们从哪里搞来的？”

“我只告诉你，这个信封是从巴黎一位律师的保险箱里搞来的。别责怪你的律师，这不是他的过错，事实上他还不知道丢了东西。”于贝尔撕开这只白信封，抽出几张泛黄的旧

文件。他演戏似地把文件高高地举起说：“战争罪行的罪证。”接着他把文件交给艾得费尔德。海伦惊恐地看着艾得费尔德一本正经地接过文件，走到壁炉旁把它扔进火里，火舌立即包围和吞噬了它。

“现在，这个——”于贝尔神气活现地取出另一只厚一些的白色信封。封口上也有海伦的签名。她一见闭上眼睛，心想决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再睁开眼一看，却是千真万确的现实。

于贝尔撕开这只信封，取出一卷录音磁带。他举起它笑嘻嘻地说：“谋杀的证据。说真的，亲爱的，你不该笨到采取讹诈的手段么！”他把磁带扔进火里，磁带融化着，燃烧着，发出塑料的臭味。海伦的脸色苍白，她只是默默地凝视着熊熊的炉火。

“看见没有，亲爱的？”于贝尔说。“你手里没有我们的把柄了，过去的事情就这样忘掉啰。”

她麻木地望着火焰，不，没有忘掉。对于她来说，过去的事情是永远不会忘掉的。她的眼前又浮现起过去噩梦似的年代……

三、法兰西万岁

一九四四年，巴黎。下午三点钟以后，海伦正在公园里嬉戏。一月份的天气十分寒冷，狭窄的小路上杳无人迹。她的家就在马路对面。这时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她放下瓷娃娃，侧耳静听，有一辆卡车正在开过来，她觉得很奇怪，这个工人居民区里很少汽车进出。人们通常骑自行车，只有德国鬼子和他们的同伙才乘汽车。汽车发动机声越来越响，一

会儿工夫出现在街角，车厢上罩着帆布，车身两侧画着卍形符号。海伦见了朝地上狠狠啐了一口，赶紧跑回家去。

一会儿汽车停在前门口。接着，沉重的皮靴在人行道上轰轰作响。随着几声口令，德国士兵开始撞击大门。

妈妈和保姆米歇尔带着孩子们跌跌冲冲穿过厨房，来到后门口。妈妈把小玛莉递给大女儿凯瑟琳，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条细缝向外窥探。“德国鬼子！”妈妈喘息着说，马上又把门闩好。

“孩子们！”妈妈轻声说。“我们把孩子藏在哪里？”

“只有一个地方，”米歇尔说，“送菜的升降机里面。”说着她便把孩子们推到升降机跟前。

“快进去，”她命令说，“别作声。”

孩子们一个个爬了进去。妈妈镇定勇敢，满怀深情地说，“分别的时刻到了，我的孩子们。不要忘记你们的妈妈深深地爱着你们。”

“是，妈妈，”凯瑟琳严肃地用成人的语调回答，“我们也爱你。”

妈妈脱下结婚时的金戒指，放在埃德蒙的手里：“拿着它，我的儿子，可能会有用处的。你和凯瑟琳要保护好两个妹妹，有机会就逃跑，到詹宁姑妈那里去，她住在圣纳泽尔。”她没有哭泣，但眼睛湿润而悲哀。

米歇尔轻轻地拉开妈妈的胳膊，关上了升降机的门。海伦起初只觉得一片黑暗，不多久就发现有一道光线从门上的一个小洞里射进来。撞门的声音越来越急，突然哗啦啦震天动地一声巨响，接着是一阵杂沓的皮靴声，有人喊着口令，但海伦听不懂讲的什么。她从小洞往外张望，只见一个德寇对着妈妈凶恶地喊话，妈妈轻声说了些什么，那德寇就狠狠

地打了妈妈一记耳光。妈妈痛苦地呻吟着，德寇又用法语吼叫起来：

“发报机在哪里？”

“发报机？”妈妈问。“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啪，啪！妈妈支撑不住，倒在地上。“你说不说？”德寇继续厉声问道。

“我不知道，”妈妈鼻子和嘴里淌着血，喘息着说：“我发誓不知道！”

“撒谎！”德寇抬腿猛力踢她肚子，妈妈撕心裂肺地尖叫一声，身子蜷缩成一团，两臂紧紧护住隆起的腹部。

埃德蒙愤怒地挺身想开门出去，凯瑟琳死命拉住他：“刚才妈妈和米歇尔是怎么嘱咐的？我们要照顾好两个妹妹，不能全去送死。”埃德蒙坐下了，低声地啜泣着。

一个德寇哇啦哇啦说了几句，士兵便四下开始搜寻。他们翻箱倒柜，乒乒乓乓乱砸乱摔。过了好长一阵子，一个德寇在楼梯顶上喊了一声，于是站在妈妈身边的德寇蹲下身子，一把揪住妈妈的头发：“你这个蠢货，发报机已经找到了，你顽抗盖世太保有好结果吗？”然后他放开手站起身来，这时海伦瞥见了他的脸容。

这个德寇脸瘦削如骷髅，下巴上有一道半月形疤痕，肤色死白，两眼呈骇人的粉红色，海伦惧怕他的丑怪形象更胜于他的残忍行径。

他傲慢地对士兵说：“给她一点教训，然后送到司令部去。”说完便走了出去。二个德寇过来把妈妈提起来，重重一拳直捣她的腹部。妈妈高声惨叫：“我的孩子！孩子要没命了！”接着又是一拳，妈妈又哀叫一声。

忽然海伦注意到米歇尔象只大猫似地小步挨近一个背朝

她的德寇，两手用力一挥，一把切菜刀深深插进他的脊梁，那德寇嚎叫一声倒了下去。其他德寇都吓愣了，其中一个举起步枪向她射击。米歇尔胸前鲜血直冒，背靠墙倒在地上，眼睛好象正瞪着升降机门上的小洞。

德寇对妈妈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把她拖到屋外去。“法兰西万岁，共和国万岁！”妈妈竭尽最后的力量高呼。接着几辆汽车吼叫着开走了。

屋里还留下二个德寇，等候命令处理二具尸体。他们把枪倚在厨房门边，一个点燃一根香烟，另一个咕噜了几声，抬脚踢倒了一张椅子。正在此时小玛莉开始啼哭起来，一个德寇倾听着，然后走到升降机跟前，哗啦一声拉开门。

四、埃德蒙的第一枪

光线射进小间，孩子们紧紧互相依偎着，看着二个德寇。德寇眼睛在四人身上转了一圈，用整脚的法语对凯瑟琳说：“你出来。”凯瑟琳纹丝不动。“快点！要我把你拉出来吗？”凯瑟琳庄严地把玛莉递给海伦，从升降机里爬下来。

德寇象鲨鱼捕获猎物似地打量着她。两个人叽哩咕噜讲了一阵，然后一个德寇摸出一块硬币，朝空中一抛，等硬币落下时麻利地用手接住，啪的一声搭在手腕上。两人凑拢观看，一个德寇喜形于色，另一个满脸不高兴。

胜利的那个德寇把脸凑近凯瑟琳说：“漂亮的小东西，我们马上可以弄清楚你是不是真正漂亮。”突然他尖叫一声，下唇滴着鲜血，把凯瑟琳用力推开，随即过去抓住凯瑟琳撕剥她的衣服。凯瑟琳拼命挣扎喊叫，但是柔弱的姑娘怎是凶神

恶煞的对手，终于含恨遭到那个德寇的蹂躏。另一个德寇欲火上升，急不可耐地脱着衣服……

埃德蒙用手肘拐碰碰海伦，眼睛朝厨房门边示意。海伦心中会意，两人蹑手蹑脚爬出升降机，往厨房门慢慢挪动身子。两个德寇全神贯注干无耻勾当，一直没有发现兄妹二人的行动。

直到埃德蒙快爬到厨房门口时，一个德寇才惊呼起来，“站住，小畜生！”说时迟，那时快，兄妹二人已抵达厨房门口。埃德蒙双手擎起一杆步枪对准那德寇，由于战争的磨炼，十一岁的孩子已懂得怎样开枪，只是臂力不够，一杆枪晃晃悠悠握不稳。

两个德寇凶残的眼神里流露出恐惧。一个士兵一边穿衣服，一边打手势要埃德蒙把枪放下。他甚至装出笑容说：

“好孩子，把枪放下。”说完他慢慢朝埃德蒙走过去。

海伦焦急万分，但嗓子眼象是卡住一样。她咬紧牙迸出几个字：“埃德蒙，开枪！”凯瑟琳挣扎着想坐起来，她惨叫一声：“埃德蒙，你千万——”话没说完，一个德寇挥掌把她击倒在地。

就在这同时，埃德蒙满腔怒火地开了枪，他面前的德寇应声倒下，法国的土地上又少了一个纳粹分子，另一个德寇瞪着埃德蒙手里的枪。

埃德蒙喝令说：“穿好衣服。”德寇穿衣的时候眼睛不离埃德蒙。

埃德蒙又对凯瑟琳关切地说：“起来吧，快去穿上衣服。”凯瑟琳艰难地支撑着站起身。不好！海伦还没来得及喊出警告，那个德寇猛扑过去抓住凯瑟琳当作盾牌。他一条胳膊勒住她的颈脖，另一只手中握着一把折迭小刀，抵住她

的喉咙。他低声说：“把枪放下，不然我就宰了她。”

埃德蒙没有动，额上冒出了冷汗，德寇的刀尖稍稍刺入凯瑟琳的咽喉，一滴血冒了出来。

德寇重复说：“把枪放下。”埃德蒙无可奈何，枪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德寇奸笑着走过来用力一脚，把枪踢得远远的。“混蛋！”他骂道。

海伦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眼睛不由自主地移向门口。忽然一个人影一闪，啊，这不是德寇，这是爸爸的朋友拉瓦尔先生。他走到德寇不远处，地板嘎吱一响。德寇警觉的旋过身子，咒骂着挥刀刺过去，拉瓦尔先生一闪，外衣划了条口子；德寇又是一刀，拉瓦尔先生又让过一旁，用脚往他的小腹狠狠一踹，德寇一声惨叫，脸色死灰般躺倒在地。

拉瓦尔先生大口喘着气，他不是年轻人了。海伦拉着他的大衣说：“拉瓦尔先生，他们把妈妈抓走啦！”这时她开始哭出声来。

他低头慈爱地看着她，抚摸她的肩膀说：“海伦，他们抓走了你妈妈，但是我们不能让他们把你抓走，对吗？”

海伦点点头。

“好，那么做个勇敢的孩子，擦干眼泪。”他接着说，“现在听好，我们得马上离开这儿，我要带你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这时他注意到凯瑟琳的惨状，不由低叹，“可怜的姑娘，”他摇摇头说：“他们连畜生都不如！”

凯瑟琳羞赧地转过身躯。拉瓦尔先生坚定地说：“别感到羞耻，你没做错事。上楼去穿衣服吧。”

然后他对埃德蒙说：“拿一块毛巾和一根粗绳子来。”一会儿工夫，埃德蒙取来毛巾和粗绳子。拉瓦尔先生把德

寇捆个结实，把毛巾塞在他嘴里。德寇惊恐地哼哼着。海伦感到十分快意，这些家伙原来并不是那么可怕的。

凯瑟琳穿衣下楼，到升降机前抱起玛莉。拉瓦尔先生问：“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孩子们点点头。他们急速跑出门，这时家里的时钟敲了一下，时间是三点半，离海伦在公园里游玩还不到半小时，在这不到半小时内她的生活已经改变了，永远彻底改变了。

五、逃出魔掌

拉瓦尔先生带着孩子们来到一条小巷尽头的屋子跟前。他急促地敲了三下门，一会儿，门开启了，一个魁梧的黑人毫无表情地看着他们。拉瓦尔先生轻声说了几句话，那黑人示意他们进屋去。

这屋子外表破旧，可是内部装饰却富丽堂皇，让孩子们看得傻了眼。黑人示意他们稍候，他去敲了一下里屋的门，走了进去。片刻后他重新出来，后面跟着一位娇小美丽的东方妇女，她走到拉瓦尔跟前说：“先生。”

拉瓦尔以尊敬的语气说：“张太太，谢谢你接见我。”

她不讲客套，马上归到正题：“先生，我知道你到这儿来是因为有为难的事，只要我力所能及，愿意帮忙。不过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一点不想知道，我们这样约定好吗？”

“好极了，太太。”

“那么你想要我做什么呢？”

拉瓦尔先生指指孩子们说：“他们需要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

“他们要在这儿呆多久？”

“明天我来把他们带走。”

她点点头：“那就这么定了。你最迟得在明天下午三点钟以前把孩子领走。”

拉瓦尔先生连声道谢。张太太转身对黑人说：“带他们到楼上吉赛尔的房间去。”黑人鞠了一躬，示意孩子们跟他走。

海伦迟疑地望着拉瓦尔先生，他是唯一的亲人了。拉瓦尔先生安慰她说：“去吧。明天下午我会来接你们的。”

吉赛尔的房间是个阁楼。天窗外面夜色已经降临，从楼下传来弹钢琴的声音，夹杂着纵情的欢笑。吉赛尔告诉他们她十七岁，这儿总共有二十个姑娘，张太太待她们不错。工钱优厚，吃得也好，而巴黎其他地方都在挨饿呢。

吉赛尔还说，漂亮些的姑娘住的房间摆设也好些，穿衣也讲究些。特别是有一个叫约瑟莉娜的，长得最迷人，身价也最高，男人要她陪伴一小时便得付出六千法郎。

埃德蒙嘟囔着说：“我听得厌烦了。”海伦也说没多大意思。

吉赛尔想了一想说：“有了！我给你们画人象好吗？”埃德蒙苦笑一下。吉赛尔拿出画纸和蓝色铅笔说，“坐好别动！”她一共费了半个小时把三张人象画好，然后得意地问他们画得象不象。海伦一看，凯瑟琳很象，她自己画得太年幼了，埃德蒙也不大象。

海伦正要发表意见，突然传来叩门声。吉赛尔过去开门，原来是黑人男仆，手里托着一个大盘子，上面放着几只加了盖的盆子，他把盘子放在桌上便离去了。

吉赛尔取下盆盖，食物的香味就钻进海伦的鼻孔，使她馋涎欲滴。吉赛尔把食物盛到几只盘子里，在海伦的盘子里